

火车现实主义

□罗望子



坐井观天

据我所知,关于火车的艺术作品,最著名的油画当推凡·高的《火车和车子》,最著名的小说有《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和《黄色箭头》,前者为通俗小说,后者则是后现代精品,还有人拍出了《猜火车》《周渔的火车》《爱我就来搭火车》之类的片子,更有甚者如希区柯克,把火车当作了他的异度空间。火车给人提供的想象和艺术表现力,一点不逊于其他漂流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智性经验。我也梦想过有一列自己的火车。自己的火车,并非一个人的火车,而是一列可以越洋过海畅行无阻的火车。它可以没有轮子,没有烟囱,也可以没有轨道,只要能让我时刻听到来自地心深处的轰隆声。哐当,哐当,火车启动了,我就像插上了一双超低空滑翔的翅膀。我在飞,但我又紧贴大地。火车上应该有我的亲朋好友,有我最尊敬的人,最崇拜的人,也有最不耻的人,最有个性或最无个性的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车厢里。串门?当然欢迎了。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交叉互动,甚至交换位置,交换角色。每节车厢的左右两侧都设有出入口,方便人们随时进出,却无须检票。出入口立有一只投币箱,多少有个意思就成。没有意思也成。我的火车特别欢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火车上的每个乘客都有权决定火车的行程和行驶方向。当然得有序,就像KTV包房里的点歌台一

假如真的拥有一列这样的火车,我想,我们就可
以恢复青春,我们就可以从那遗忘之海上缓缓站立,
火车就是我们亘古不衰的故乡。

样,但是妇女儿童优先,老弱病残优先,孤寡
无助者优先——这是三项基本原则,一百年
一万个不动摇。我就是火车的司机和司炉,火
车启用了自动控制装置,是我最崇拜的一
个人的最新发明,遥控器就在我手里,所以我的
火车看上去无人驾驶,其实人人都是司机。

假如真的拥有一列这样的火车,我想,我
们就可以恢复青春,我们就可以从那遗忘之
海上缓缓站立,火车就是我们亘古不衰的故
乡了。

虽说可以借助火车迸发想象的火花,但
坐火车最不需要的就是想象。想象只是火车
的衍生品。坐火车是回到人间。那哐当哐当的
轰隆与你的血脉相通,并最终让你踏实。坐
火车是回到现实。火车就像个大卖场,在火
车上,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想怎么睡就怎么
睡,放屁,打嗝,打喷嚏,打呼噜,随意喧哗,都
是可以尽兴的。一个车厢里的人,就像一个
生产队。我喜欢这样的家庭感,尽管我们
都是陌生人,我可以一声不吭,也可以随意和
他们交流。这样的家庭区别于传统的严格意
义上的三口之家。普通家庭比较固定,等级
色彩浓厚。火车家庭松散疏离,但更祥和,更
自在,具有更大的归属感。如果你是一个外
向的人,坐火车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好处。可
能你三聊两聊的,就能聊出一门亲戚,一个共
同的朋友来。有一次我去南京,火车行驶了一
半,和我并排、过道那边的中年妇女突然跟
我打招呼,亲切地叫了我一声“老师”。原来,
我在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时,她刚好中师函授,
听过我的课。她的女儿在南京读大学,老公
也在南京搞工程,她这是探亲去了。然后,我

们又聊起了我还有些印象的函授学员。生源稀
少,好多中小学都合并了,这些学员退休的退休,
没到龄又没能转正的早就不教书了。说着说着,
她又向我介绍起她所认识的在南京的海安人,有
一个竟然是我的高中同学,受高中老师的叮嘱,我
也正要找那位仁兄。她立即打电话给老公,找到了
我那位同学的电话号码。在火车上交谈,你会
感到时间尤其短暂。走出站台,她的老公和女儿
正在出口处等着呢。她不由分说,热情地邀请我
登上她老公单位的商务车,一定要送我到作协门
口。要不是我表现坚决,她还要请我共进午餐的。

如同公路电影一样,新一代的作家已经敏锐
地注意到“火车现实主义”这一严肃命题了。我读
过一个欧洲年轻女作者写的短篇小说《坐火车旅行》,
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女人。一个29岁的女人。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剩女。她坐火车的唯一
目的,就是想找到一个可意的男人。她要把自己
嫁出去。嫁出去其实并不很难,但对方至少看
上去要顺眼,这样自己不至于太冤,也算对自己有
个交代。她的周围,她的现实中几乎没有这样的
男人。火车的现实似乎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
更大的现实空间。她带着美好的愿望坐上了火
车,她本来喜欢坐火车散心。倒是有个男人中
意她,而她也看上了一个男人。事与愿违,中意她
的人,一个胖子,也是一个骚扰者。他一边不断地
递给她面包,一边把猪油手伸向她的大腿。他只
是想完成火车上的一次艳遇。而她中意的男人,
本分体面,似乎是个有妇之夫。她想,有妇之夫也
不错的,可以慢慢争取嘛,实在争取不过来,做他
的情人甚至小三也可以接受的。可她没有机会,
因为有妇之夫是个好男人,规规矩矩地坐在老婆
孩子边上……



一个人出生之前,也已经走在生命的漫漫
长路上。

在一朵风雨兰上漫步

□江 徐

坐看苍苔

初夏甫至,老青嫩黄,俱作香
气。一天清早,我像往常一样开窗,
顺便“视察”窗边那盆风雨兰长势,
不期然而然地发现,绿叶间已冒出
一粒兰芽,当即吓一跳——前夕关
窗时它还没透露一丁点消息呢。川
端康成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有次宿
旅馆,凌晨四点钟醒来,看到海棠花未
眠,大吃一惊。

我对草木的萌发怀有一种痴
心,总想候着,用眼睛捕捉到花开瞬
间的样子,仿佛真的花开有声,仿佛
酝酿一个春秋,到了关键时刻,啪,
花一下子就开了。这种遐想并非空
穴来风,而是来自久远的印象。小
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镜头,一
朵鬼百合,哗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花骨朵儿转变为完全盛开的姿
态,旁边呈现“东方广角”四个大
字。少年懵懂,不识数码技术的斑
驳,天真地以为自然界的花朵确实
有如此令人惊艳的姿态。

现在我忽然明白:花,无时无
刻不在盛开着,休想瞧见花开的那
一瞬间。因为花开,是夜以继日分
秒不停的进程,而不是某时某刻的
节点。

一朵花,发芽前就已经从生命
之河的源头出发,披星戴月地走在
开花的路上。常听亲眷感慨,“看着
她一点点长大的”,这一点一滴的在
意,便是人世的岁月悠悠,却在柳暗
花明处让人惊诧。当我凝视破土而
出的兰芽,看着它今天一寸,明天一
拃,后天一尺地往上飞蹿,心里涌起
很深的感动。它原本只是一个球
根,也没有花,也没有叶,而我眼
着它变魔术似的,一点点,无声无息
地,源源不断地从球根里往外呈现

朵朵的花,片片的叶。这种从无到有的
造化之力,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看似
花草本自具备的力量,到底掌握谁手
中?答案其实并不重要。由此又想,一
个人出生之前,也已经走在生命的漫漫
长路上。

当我凝视风雨兰,也在观照自己内
心,观花即观心,说到底还是借由花开
看心流。我意识到真实的自己和眼前
这朵风雨兰来自同一个地方,意识到看
花的“我”和兰花一样,都属于真空生妙
有的奇迹,意识到生命不是从生到死就
算完结的线段,也不是只有一个端点的
射线。我看到了花,也看到了凝视着花
的自己。每这样想一次,对人生的生离
死别就会释然一点。

莫要等待,莫要去别处寻找,你要
寻找的,就在当下。这是今年第一朵风
雨兰告诉我的小秘密。

风雨兰初开时,浓艳如霞,之后渐
渐淡去,淡去,好像这花开在河流
中,不断被水流冲刷。一朵深红浅红的
流光,又让我想到人——年轻时,渴慕
沸沸扬扬浓油赤酱的快活,到了一定年
纪,就会拾起平平淡淡的真字诀。在自
然而然的变迁中,生命总归会变,总归
是浓淡相宜。

风雨兰开到最后,不坠落,不凋零,
而是在枝头静静地枯萎。枯萎的卷缩起
来的花瓣脉络分明,好似跌宕起伏的山
丘被一段时光翻越。上面也残留绮霞
的余韵,从此不再继续消淡。轻轻摩
挲,窸窣有声,是手指漫步在一朵花的
生命深秋里发出的咨嗟。

跟朋友说,一旦了解了万物生命的
本质,生活就再无惊喜。虽然没了惊
喜,却生出更深的震动。让我震动的,
不是一朵花的美丽,我也不觉得风雨兰
有多美,人间百花总是美的,且各有自
己不可比较的美。让我震动与凝视的,
是花开的美妙与神奇。

真正让我感动的,是人与花的机
缘,可以彼此遇见,可以互相照见,可以
让人在一朵风雨兰上漫步。

艺术应该对人心趋向善良美好起到引领的作用。

“繁荣”的主力

□杨 谒



太平盛世,必求有相应的文艺
与之相副,谓之“繁荣”。然繁荣
亦有真假之分。真者乃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英才巨子联翩而出;假
者则攘攘纷纷,似众鸟和鸣,然于
一片“嗡嗡”声中求一洪亮之啼声
而不可得,倘或有之,亦啼声方起
即为音量陡增之“嗡嗡”声所掩盖。

以献媚、迎合为目的的创作,
是虚假繁荣的主力之一。献媚与
迎合出于自私与功利,创作一有功
利掺杂必多虚伪虚假。不要以为
“掺假”的创作会如“过街老鼠,人
喊打”,现实可能恰恰相反。由
于献媚迎合式的创作是为“欣赏
者”量身定做,故能很好地满足对
方之所急、所需与所欲、所爱,一般
都会得到或至少能得到对方以掌
摩顶式的示爱与褒奖。此类创作,
实为艺术生态中的毒瘤、瘟疫,其
形式或许是温和的,但其破坏力却
是灾难级的。

在远古,当诗、乐、舞等都还处
于巫术、宗教的附庸位置时,众艺
术众是一体的,犹如人与百兽率
舞,彼此并不分明。艺有娱乐、使
人快乐、给人以享受的功能,圣人
说“游于艺”,并非无因。艺术是实
现上述功能的技术而已,这一“传
统”,至今仍有继承。艺术的范围
涵盖很广,除文学、绘画、音乐、舞
蹈、雕塑、建筑、百戏之外,如今已
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角角落落,比如
日用器具、饮食、居所、服饰、工作
环境等等,目之所及,手之所触,耳
之所闻,舌之所尝,无不有“艺术”
的影子。

数千年前,有识之士发现艺术
除能满足人类官能享受之外,还有
不少其他功能,而这些“额外”功能
是破除词藻和熟练平庸者组成的屏
障,保存体力,然后再去开启燃烧激
情、怀揣梦想的“艺术探险”之旅。

草原上的美丽邂逅

——鲍罗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赏析

□木 火

叶俄罗斯对外扩张时期的鲍罗丁,在他不多
的音乐作品中,折射出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
异彩,譬如他创作的展现古代俄罗斯宏伟历史
画卷的歌剧《伊戈尔王子》中,那充满异国情
趣与野性之美的《波罗维茨舞曲》,则是歌
剧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那纯净的女声
合唱,美得摄人心魄。

1880年,为庆祝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尼古拉耶维奇登基25周年,政府筹划举行一个
“俄罗斯历史活动画面配乐展览会”,并邀请知
名俄罗斯作曲家结合画作创作配乐作品。俄
罗斯“强力集团”的成员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穆索尔斯基、鲍罗丁等人都受邀参加。鲍罗丁
由此创作了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虽然这个展览会最终不了了之,但这部音乐作
品却流传开来。1881年,鲍罗丁把这部作品呈
献给李斯特,并改编为钢琴四手联弹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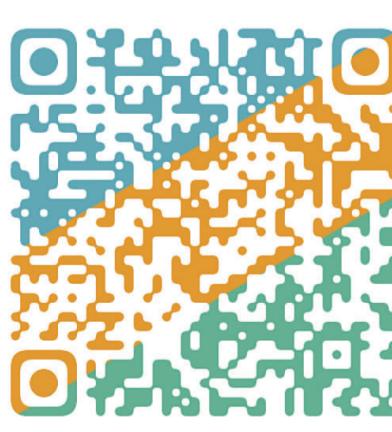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描绘的是一派祥和的
商贸景象。作品为双主题变奏曲式,通过两
个不同民族风格的旋律形成对比,其中俄
罗斯式旋律象征着俄国军队,抒发着深具东
方风情的中亚商队安全穿越沙漠,两个主题最
终会合,以对位的方式和谐地融合在了一
起,或可解读为两地人民的伟大友谊。尽管
这与历史事实有着不小的差异——亚历山大二
世将多个邻国的地盘纳入俄罗斯版图,还

先后征服了中亚地区约160多万平方公里土
地。然而,作曲家把握好了这个度,不是一味地
“高歌”,相反倒是很多时候在“低吟”,洋溢
着民族自豪感的音乐,有着更为深邃且是个性
化的情感体验,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政治,
超越了时代,从而流传后世。

我倒更愿意在聆听中抽去政治的历史的
想象,而让自己置身于茫茫草原漫漫风沙的
孤寂旅程,触摸一段暗自惊心的美丽邂逅,足
以在回忆中将这段旅程涂抹上鲜艳的色彩。

那不正是缥缈在梦中的中亚细亚草原吗?
虽然,当年我还没有听到鲍罗丁的音乐,但内心
早已萌生这样的期盼,终于遇见,神游草原。
特别要提醒的是,鲍罗丁的首要身份是科学
家,他是一位在音乐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都有
建树的名家。

1887年2月,作曲家因病去世,为了纪念他
在两大领域中的辉煌贡献,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同
时刻上他创作的一串音符和他发现的药物化学
公式。而这串音符就是《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
音乐主题。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